



中国小说学会 编选
刘声远 主编

20 世纪 中国 文学
争 议 作 品 书 系

NANREN DE
YIBAN
SHI NVREN

男人的一半
是女人

张贤亮
等 / 著

二十世纪出版社
Zhang Xianliang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国小说学会 编选
刘声远 主编

2

文学系
文书

张贤亮
等著

张贤亮
著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二十世纪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 张贤亮等著. --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3

(20 世纪中国文学争议作品书系)

ISBN 978-7-5391-8487-6

I. ①男… II. ①张…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现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现代 IV. ①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47208 号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张贤亮 等 / 著

策 划 张 明

丛书主编 张秀枫

责任编辑 张 宇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47 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8487-6

定 价 35.00 元

赣版权登字—04—2013—19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24997

出版说明

一、“20 世纪中国文学争议作品书系”所审视的是整个 20 世纪中国有争议的文学作品，它打通传统的时间概念，记录了中国文学从近代走向现代、从现代走向当代的惊涛骇浪的百年历程。本辑推出 5 本，全部为中短篇小说。即 20 世纪一二十年代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的狐步舞》、五六十年的《在悬崖上》、七八十年代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八九十年代的《红蝗》。

二、“20 世纪中国文学争议作品书系”选收的作品大多为名家名篇，取舍的标准是其争议性和争议的“含金量”。或为思想观念的交锋，或为写法上的碰撞，或因时代的急风骤雨，或因作家自身的创作个性，林林总总，不一而足。通过这些争议，折射了一个世纪的文坛生态以及政治风貌、精神冲突和文学发展的坎坷与磨难。20 世纪的中国文学是在不断的争议中成长繁荣的。从这个视角而言，没有争议便没有文学。

三、“20 世纪中国文学争议作品书系”选收的作品，为保持原汁原味，对其文字，原则上不做变动。原文篇末注明了作品首次发表时的媒体名称和时间。

四、“20 世纪中国文学争议作品书系”每篇争议作品的后边，均附有青年文学研究工作者撰写的“述评”，介绍作品的时代背景、作家的写作状况、争议双方的代表人物或主要观点、争议的影响以及如何看待这些争议，等等；每本书的书前均由该卷的主编撰有“前言”，梳理并描述这一历史时期争议文学作品的概况、特点，为读者认识这一特定文学时期及其争议作品，提供相应的阅读和智力支持。

前言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茁壮成长却又多灾多难的“十七年”文学、“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文革”十年文学，以及自 1976 年 10 月粉碎“四人帮”之后开始的新时期文学。

由于多年来的极“左”政治，中国的文学界向来都是重灾区，作家们动辄得咎，被批判被放逐被关压甚至丢了性命；在“舆论一律”意识形态的禁锢中，文学创作受制于种种条条框框的限制，很难产生具有丰富历史含量和现实冲击力的优秀作品。1979 年 10 月 30 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标志着文艺界的全面“解冻”和新生。新锐作家、“归来的一代”作家、知青作家等纷纷亮相，各擅胜场，反响强烈的作品井喷般涌现。新时期的文学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和活力，为中国的当代文学描画了色彩斑斓而又风格多样的图画。新时期的文学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中，是继“五四”之后又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新时期文学的主要特征是文学观念从单一走向多元，文学思潮从封闭走向开放，文学创作从简单的政治传声筒走向对“人”的回归。令人瞩目的是，这一时期的小说特别是中短篇小说，出现了大量的引发争议的作品。

这些争议已不再是简单的政治之争、口号之争或“上纲上线”以势压人的批判，而是逐渐走向了理性的、客观的、说理的、心平气和的分析和探讨。争议虽然是面对具体的文本，但折射出的内容却超越了作品本身而涵盖了许多哲学、观念等层面的问题。这种争议强而有力地推动了创作，使新时期的文学更加繁荣、进步。

在 20 世纪的新时期文学中，80 年代是最活跃最激烈的，90 年代及其以后则渐趋冷静。这是因为，刚刚从“文革”的黑暗中走出来的作家，满腔的热情和对生活的思考，如同开闸的洪水奔腾飞溅，势不可挡。各种新思维、新观念发生碰撞和交锋，各种新写法、新叙事频繁发生又频繁更替。为了使争议作品更具“含

金量”，我们在编选时，将新时期的中短篇小说争议作品，（即中国现代文学争议作品书系·卷四《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卷五《红蝗》）。这样的考虑主要是从争议作品出发的，其实就整个文学形态而言也不无道理。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也有类似的表述：“无疑，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既是高度政治性的，又是多元形态的。我们大致可以1985年为界把它划成两个阶段。1985年之前，以高度政治化的‘思想解放’为主；而1985年之后，则逐渐走向泛文化热的文化热。”

1985年之前的新时期文学及其争议作品，政治的投影还是很浓重的。作家们通过自己的创作不但从理性上而且更多的是从情感上对“文革”进行坚决的否定。正因为此，文学一起步就表现出对现实主义强烈的艺术追求，其中既有对“十七年文学”现实主义的对接，同时又有所发展。作家们真诚地面对生活，向历史的纵深推进，对尖锐的现实不再回避，文学书写的勇气和深度得到了极大的加强。与此同时，作家们的创作逐渐将重心转移到对“人”的关注和探究。此间的文学争议集中在对“文革”及之前极“左”政治笼罩下的生活进行揭露与反思、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爱情与婚姻、人性与人道主义等。

1987年8月11日《文汇报》发表了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这是新时期文学的初啼，反响异常热烈，随之而来不同意见的争鸣也同样热烈。小说描写了“文革”中的中学生王晓华因造反派说她母亲是叛徒，便宣布与母亲决裂同时下乡到辽宁。后来得知母亲叛徒的罪名系“四人帮”所强加，于是悔愧交集。此时，备受身心摧残的母亲已病入膏肓，王晓华为了与母亲见上最后一面，乘火车赶回上海。可是当她赶到时母亲已经溘然长逝。批评的意见集中在人物的真实性和典型性以及细节的真实性上。其实，在“文化大革命”这场人类空前的浩劫中，多少善良而无辜的人无端地遭受到人格的凌辱和践踏、身体的残酷迫害和心灵的痛苦煎熬，甚至死于非命；多少个原本幸福或安静的家庭突降天祸，妻离子散、残缺破碎。这也就是《伤痕》一经发表便引起广大读者强烈共鸣的原因，社会上也掀起了倾诉冤屈和创伤的强烈欲望。作品的典型价值在争议中得到了更多读者的认同。王晓华最终没有见到母亲并得到她的原谅，“伤痕”将永远留在主人公的心里，也将刻在历史的年轮中。小说对亲情、爱情、普通人喜怒哀乐这些长时间被限制和践踏的人间真情实感的书写，以及低沉、忧伤的调子，字里行间弥漫着透彻心扉的伤痛，开创了新时期文学悲剧的先河。至于小说中王晓华为什么8年

来对母亲的冤案毫无警觉等细节真实，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不过，通过争议，通过对如何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包括对细节真实的不懈追求等命题的辨析，则无论是对《伤痕》的作者，还是对正在厉兵秣马创作欲高涨的其他作家，也都是有益的。

伤痕文学还处于方兴未艾之时，一些作家已不满足于对“文革”的揭露和控诉，他们的创作注入了更多的理性意识，思考着更为深广的历史和现实，于是继“伤痕文学”出现了“反思文学”新一轮的冲击波。

20世纪80年代初期，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做正面描写的小说中，郑义의《枫》是影响较大的；就深度而言，金河的短篇小说《重逢》却格外引人注目。《重逢》把武斗做为了小说的背景，现实的场景是，“文革”结束不久，在清理“文革”中的“打砸抢首恶分子”时，革命干部朱春信与当年曾在“保”他的武斗中伤人致死的红卫兵叶辉，在公安局的预审室意外地重逢了。小说在往事的闪回与现实的对峙，在人物的对话与反思中，演绎了充满着悲剧意味的故事，刻画了令人深思的艺术形象。

到底谁应该受到审判？是红卫兵叶辉，还是革命干部朱春信？小说争论的焦点集中于此。叶辉是怀着崇高而神圣的信仰参加包括武斗在内的“文化大革命”的，他应该为荒谬的历史负责吗？朱春信在“文革”中是被打倒的对象，叶辉已在接受刑事审判，难道还要他去接受心灵的审判吗？问题是尖锐的，争论是激烈的，反思是深刻的。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是空前的浩劫，对每一个身临其境的中国人也是罕见的噩梦。林彪、“四人帮”是这场浩劫和噩梦的罪魁祸首。但反思绝不应止步于此，“文化大革命”对于人的心灵、道德、伦理、人性的冲击、撕裂、摧毁和异化等等是前所未有的，如何深入地认识、分析、总结、反映，小说《重逢》及其评论仅仅是个开始，我们的文学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在“十七年”的文学中，作家们的创作视野，经过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的冲击，已经逐渐从“五四”以来对“人”的关注转移到了对阶级的关注，到了“文革”中这种关注被强行固化和简单化。在新时期文学最初的几年中，文学终于从对“人”的轻视、虚化甚至异化中解脱出来，作家们开始从人的视角出发、在文化的语境中，呼唤普通人的正常的人情和人性。爱情和婚姻这一曾动辄就受到批判的敏感领域，越来越多地得到了表现，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张一弓的《张铁匠的罗曼史》等接连问世并受到了读者的普遍好评。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张洁的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

在读者的热烈反响中，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希凡的批评文章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李希凡的批评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对小说主题思想的认识，李希凡指出：“小说描写了一位女作家和一名老干部之间‘凄凉而悲惨’但又‘镂骨铭心’的爱情‘大悲剧’。造成这场悲剧的原因，仅仅是因为老干部有一个共患难几十年的妻子——一个工人的女儿。他们几十年来‘风里来，雨里去’，已经‘互为左膀右臂’。……离开充满浓厚的抒情气息的语言外壳，小说的思想本质是极为贫弱和渺小的。”其二是由此而引发的关于婚姻和道德的看法：“作者认为，只要没有在形式上伤害妻子，有妇之夫和别人相爱就是无可非议的。这是说不通的。因为性爱就其本性来说是排他的。尽管形式上老干部没有和妻子离异，但是无爱的夫妇生活，对于他的妻子，怎能不是一种深重的伤害和侮辱呢？”

也有文章从另外的角度对小说进行了批评，作品描写了老干部和女作家之间虽然深深地相爱了几十年，却连手都没有拉过，就此，批评者指出“把高尚的爱情看成纯精神的活动，……走进了‘柏拉图式爱情’，这就不能不削弱作品的思想性”。

热情肯定这篇小说的文章也很多，论者的思考集中在，如何认识和表现以感情为重心的爱情与以伦理道德为价值考量的婚姻发生矛盾，给人带来的精神压力和心灵困惑。他们在文章中发出了这样的质问：“为什么我们的道德、法律、舆论、社会风气等等强加于我们身上和心灵上的精神枷锁是那么多，把我们束缚得那么痛苦？”

老干部和女作家之间两情相悦、心心相印，他们的爱是真实、深刻而美丽的，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光彩。然而，由于他们受其身份、地位和社会关系特别是没有泯灭的良心的种种制约，他们只能把奔放的心灵和无羁的情感埋在心底，而实实在在地接受坚硬现实的既定安排。理想主义的爱成了现实主义祭坛上的牺牲品。老干部和他的妻子被囚禁在没有爱情的婚姻城堡中，忍受着无法言明的痛苦和煎熬；老干部和女作家有婚姻彼此只能以柏拉图氏的精神恋爱而互相守望，忍受的是另外一种痛苦和煎熬。这里并不存在孰对孰错的问题，因为理想和现实都是按照各自的逻辑发生和发展的，因而都有各自的合理性。人既要追求、尊重理想，又不能脱离现实，有时还要使理想迁就甚至屈从于现实。这就造成了痛苦或者悲

剧，这样的痛苦和悲剧是无可回避的，但也是美丽而崇高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及其争议留给我们的思考是丰富而绵长的。

关于人道主义和人的异化的讨论是新时期以来思想、文化战线的大事，持续时间之长、争论的深入和激烈以及产生的影响，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沉重的一笔。礼平的中篇小说就是在这—文化背景下发表的，作品折射出的思想与人道主义等息息相关，反响和争议自然也就比较热烈。著名哲学家、文论家王元化的批评文章最惹人关注。

王元化首先指出：“《晚霞消失的时候》和其他一些受批评的小说不同，它不属于浅薄、庸俗的那一种，相反，它贯穿了某种哲理，展现了一种似乎是崇高的精神境界，它是值得作深入的分析的。”王元化从四个方面对作品进行批评，侧重于哲学层面的分析。其一是关于“文明和野蛮，道德和历史”，其二是关于“阶级性和个性”，其三是关于“爱与恨，情与理”，最后是关于“人和神”。王元化的文章涉及到了文明进步的曲折性、好事与坏事的关系、道德能不能解释历史、革命的暴力和反革命的暴力、阶级的本质和抽象的人性、人道主义、宽容与仇视、情与理、心灵与头脑、宗教与艺术、爱情与婚姻等等，一系列人生哲学或处世哲学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

《晚霞消失的时候》虽然存在着细节真实和思想大于艺术等不足，但小说弥漫的哲理思辨的光彩却独树一帜，因而受到了读者的普遍喜爱。面对王元化的批评，小说作者礼平写了文章，谈了小说创作的初衷，也回答、反驳了一些批评意见。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人们刚刚从封闭和禁锢中醒来，面对这些陌生的形而上的人生命题，有一种久蛰寒冬后初沐春风的感觉，新鲜而刺激。《晚霞消失的时候》及其争论，对于读者关于人生价值的认识产生了启迪和深化的作用。就是到了今天，小说的思辨之美和形象之美、对其争论的启蒙之美和理性之美，仍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在1985年前的新时期文学中，就反响的强烈和争议的深度和广度而言，恐怕当首推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了。我们这个民族是讲究礼义和注重含蓄的，一些人将这一文化传统无限放大，于是把性等同于淫秽、淫乱，把性的文学反映视为洪水猛兽，围剿堵截，使其无立锥之地，人们谈性色变。这种深入骨髓的思维，在“十七年”的文学中没有改变，在十年“文革”中更是变本加厉，人人避而远之。张贤亮在新时期伊始就以极大的勇气，对这一壁垒森然的文学禁

区进行挑战。小说发表之后，一些持保守观念的批评者自然是看不惯，他们将其定性为“性文学”，较为温和的看法也认为性的描写过于泛滥而缺乏节制。然而，多数论者都指出，作者突破题材禁区，真诚而直率地面对性话语，并将其与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复杂的人性诉求有机地融合，态度是严肃的，探索是有价值的。通过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涉性的争议，对于不断地冲破各种文学禁区，对于实事求是地看待与性有关的文学作品，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令人深思的是，8年后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废都》出版后曾一度遭禁，直到近年来才得以重新面世。可见对这一话语的探索，还远没有结束而将继续下去。

1985年之前的新时期文学，小说创作相当活跃，呈现了万象更新、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由于新旧时代的急剧嬗变更替，各种思潮和观念的不断涌现和碰撞，对作品的看法自然难以“一律”，争议随之出现，使中国的当代文学充满了朝气和活力。争议的过程中，虽然一些观点如简单“阶级论”的延续等，都还存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但整体的表现却是理性而积极的，促进了文学理论的“拨乱反正”、活跃发展，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新时期文学的创作实践。

刘声远

2013年5月

目 录

出版说明

前 言

伤 痕.....卢新华 （1）

重 逢.....金 河 （12）

爱，是不能忘记的.....张 洁 （30）

晚霞消失的时候.....礼 平 （45）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张贤亮（154）

伤 痕

卢新华

除夕的夜里，车窗外什么也看不见，只有远的近的，红的白的，五彩缤纷的灯火，在窗外时隐时现。这已经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了。

晓华将目光从窗前收回，低头看了看表，时针正指着零点一分。她理了理额前的散发，将长长的黑辫顺到耳后，然后揉了揉有些发红的微布着血丝的双眼，转身从挂在窗口的旧挎包里，掏出了一个小方镜。她掉过头来，让面庞罩在车厢里淡白的灯光下，映在方方的小镜里。

这是一张方正、白嫩、丰腴的面庞：端正的鼻梁，小巧的嘴唇，各自嵌在自己适中的部位上；下巴颏微微向前突起；淡黑的眉毛下，是一对深潭般的幽静的眸子，那间或的一滚，便泛起道道微波的闪光。

她从来没有这样细致地审视过自己青春美丽的容貌。可是，看着看着，她却发现镜子里自己黑黑的眼珠上滚过了点点泪光。她神经质地一下子将小镜抱贴在自己胸口，慌张地环顾身旁，见人们都在这雾气腾腾的车厢里酣睡着，并没有人注意到自己刚才的举动，这才轻轻地舒出一口气，将小镜重新放回挎包中。

她有些倦意了，但仍旧睡不着。她伏在窗口的茶几上还不到三分钟，便又抬起头来。

在她的对面，是一对回沪探亲的未婚青年男女。一路上，他俩极兴奋地谈着学习和工作，谈着抓纲治国一年来的形势，可现在也疲倦地互相依靠着睡了。车厢的另一侧，一个三十多岁的城市妇女伏几打着盹，在她的身旁甜卧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儿。忽然小女孩蹬了几下腿，在梦中喊着：“妈妈！”她的妈妈便一下子惊醒过来，低下头来亲着小女孩的脸问：“囡囡，怎么啦？”小女孩没有吱声，舞了舞小手，翻翻身复又睡了。

一切重新归为安静。依旧只有列车在“铿嚓铿嚓”地有节奏地响着，摇晃着。

——那响声仿佛是母亲嘴里哼着的催眠曲，而列车则是母亲手下的摇篮，全车的旅客便在这摇篮的晃动中，安然、舒适地踱入恍惚迷离的梦乡。

她仍旧没有睡意。看着身旁的那对青年，瞧着那个小女孩和她的妈妈，一股孤独、凄凉的感觉又向她压迫过来，特别是小女孩梦中“妈妈”的叫声，仿佛是一把尖利的小刀，又刺痛了她的心。“妈妈”这两个字，对于她已是何等的陌生；而“妈妈”这两个字，却又唤起她对生活多少热切的期望！她想象着妈妈已经花白的头发和满是皱纹的脸，她多么想立刻扑到她的怀里，请求她的宽恕。可是，……她痛苦地摇摇头，晶莹的泪珠又在她略向里凹的眼窝里滚动，然而她终于没有让它流出来，只是深深地呼出一口气，两只胳膊肘支在茶几上，双手捧起腮，托着微微向前突起的下巴，又重新将视线移向窗外。

.....

九年了。——她痛苦地回忆着。

那时，她是强抑着对自己“叛徒妈妈”的愤恨，怀着极度矛盾的心里，没有毕业就报名上山下乡的。她怎么也想象不到，革命多年的妈妈，竟会是一个从敌人的狗洞里爬出来的戴愉式的人物。而戴愉，她看过《青春之歌》，——那是一副多么丑恶的嘴脸啊！

她希望这也许是假的，听爸爸生前说，妈妈曾经在战场上冒着生命危险在炮火下抢救过伤员，怎么可能在敌人的监狱里叛变自首呢？

自从妈妈定为叛徒以后，她开始失去了最要好的同学和朋友；家也搬进了一间暗黑的小屋；同时，因为妈妈，她的红卫兵也被撤了，而且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歧视和冷遇。所以，她心里更恨她，恨她历史上的软弱和可耻。虽然，她也想到妈妈对她的深情。从她记事的时候起，妈妈和爸爸像爱掌上的明珠一样溺爱着她这个独生女。可是现在，这却像是一条难看的癞疮疤依附在她洁白的脸上，使她蒙受了莫大的耻辱。她必须按照心内心外的声音，批判自己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彻底和她划清阶级界限。她需要立刻离开她，越远越快越好。

在离开上海的火车上，那时她还是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瓜子型的脸，扎着两根短短的小辫。在所有上山下乡的同学中，她那带着浓烈的童年的稚气的脸蛋，与她那瘦小的杨柳般的身腰装配在一起，显得格外的年幼和脆弱。

她独自坐在车厢的一角，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没有一个同学跟她攀谈，她也没有跟一个同学讲话。直到列车钻进山洞时，她才扭头朝上望了一下行李架上自己的两件行李：帆布旅行袋，一捆铺盖卷，——这是她瞒着妈妈一点点收拾的。

直到她和同学们上了火车，妈妈还蒙在鼓里呢。她想象着，妈妈现在大概已经回到了家里，也一定发现了那留在桌上的纸条：

我和你，也和这个家庭彻底决裂了，不用再找我。

晓华

一九六九年六月六日

她想象着，妈妈也许会哭，或许很伤心。她不由又想起了从小妈妈对自己的爱抚。可是，谁叫她当叛徒的！她忽然又感到，不应该可怜她，即使是自己的母亲。

车上渐渐地安静了。这时，她才注意到周围的同学：有的靠着座椅睡了，有的在看书。她对面的座位上，一个年龄和她相仿的男同学，正拿诧异的目光愣愣地望着她。她有些羞涩地低下头。然而，那男同学却热情地问她：“依几届？”“六九届。”她抬起头。“六九届？”那男同学显然有些奇怪：“那——您？”“我提前毕业了。”她说完这话，明亮的眸子忽闪了一下，仿佛是感谢他对自己关切的询问。而且，瞅这空儿，她也勇敢地审视了一下这个男同学的容貌：中等的个儿，白果型的白皙的脸蛋，清秀的眉毛下，一双天真活泼的眼睛。她问他：“您叫什么？”

“苏小林。您呢？”“王晓华。”她回答了他的反问，脸上不由又掠过一股羞涩的红晕。

听了他们的谈话，几个看书的同学便也插进来问：“王晓华，你怎么提前毕业了？”她愣了片刻，想随便支吾过去，可她从不会撒谎，止不住红着脸将实情告诉了她们。她说完，低下头，一种将遭冷遇的预感便涌上心来。然而，同学们却热情地安慰了她。苏小林更激动地说：“王晓华，你做得对。不要紧，到了农村，我们大家都会帮助你的。”她感激地朝他们点点头。

于是，在温暖的集体生活的怀抱里，她渐渐忘记了使她厌恶的家庭，和一起来的上海同学们在辽宁省临近渤海湾的一个农村里扎下了根。

她进步很快，第二年就填写了入团志愿书。可万万没想到，因为妈妈的叛徒问题，公社团委没有批。

她了解到这点后，含着泪水找到团支部书记说：“我没有妈妈，我已和我的家庭断绝了一切关系，这你是知道的……”苏小林和其他几个同学也在一旁证实道：“去年，她妈妈知道她到这儿来后，衣服、吃食寄了一大包，可她还是原封不动地给退了回去。而且，她妈妈哪一次来信她连看都不看，都是随时收到随时

打回的。”“但是，”团支部书记显出为难的样子，摊开双手：“公社团委接到了上海的外调信，而且，省里一直强调……”他脸上显出一副苦笑。

她茫然了。

大抵到了第四年的春天，她才勉强地入了团。但她的一颗火热的心至此已经有些灰冷了。

春节又到了。这是她最感痛苦的日子。一起的青年都回家探亲了，宿舍里只剩下她孤独的一人。外面，迎春的二踢脚在响，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火药香，听得见孩子们在欢乐地跳啊，喊，唱，锣鼓也在“冬冬锵锵”地响。

虽然节日里，她可以从一些热情的大伯大娘家里获得一点节日的快乐，但一回到空空无人的宿舍，她便感到有无限的痛苦压迫着她。

她能获得一点安慰的是，这里的贫下中农是那样真诚地关心她，爱护她，为了她的入团问题，曾多次联名写信要求公社团委批准，而且，还有小苏经常来看她。他们在几年的生活和劳动中，建立了越来越深厚的革命情谊。小苏喜欢她那种纯洁、质朴的心地和踏踏实实、埋头苦干的精神，她也把他看作自己最可以信赖的亲人，常常向他倾吐一些内心的苦闷。特别是中秋节那天晚上，她和小苏从海边谈心回来以后，更这样想了。

他们沿着海边走了很久以后，并排在沙滩上坐了下来。在他们面前，月光下，海风正轻盈地推涌着海浪“嚓——嚓”地扑打着沙岸，送来阵阵海腥味。他们沉默了片刻，小苏突然问：“晓华，你想不想家？”她愣了一下，抬起头：“不！——你怎么问起这些？”小苏低了头，缓缓地说：“晓华，我看你还是写封信回去问问，林彪迫害了许多老干部，说不定你妈妈也在其中呢。”“不，不会的。”她两手搓弄着衣角，痛苦地摇摇头：“以前，我也曾经这么想过，可是不会的，我听说过，妈妈的问题是张春桥定的案。不，不会的。”她依旧摇着头。小苏不由叹了口气，忿忿地自言自语道：“毛主席说过，要有成分论，而又不要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可我们这儿倒好，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有些凉意了。小苏不由看了看晓华身上单薄的衣裳，问：“你冷吗？”“不，你呢？”她抬起头来，深情地望着他，“我还好。”他不由低下头，又静静地望着月光下波光粼粼的大海，深沉地说：“晓华，你说革命者会是一个丝毫没有感情的人吗？”她没有回答他的问话，想起自己的一切，止不住心上又是一阵伤痛。小苏扭过头，看到泪珠又涌在她的眼眶里，便安慰她说：“晓华，不要难过。”可是，他自己忍不住也擦了擦眼角渗出的泪珠。终于，他让自己心内久

已积压着的话儿吞吞吐吐地吐了出来：“晓华，你也没有亲人，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就，就让我们作朋友吧……”“真的？你不——？”她的心怦怦跳个不停，吃惊地瞪大了含着喜悦的双眼怀疑地问：“真的。”小苏肯定地点点头，向她伸出了友谊的温暖的手说：“晓华，相信我吧！”她激动地望着他，不由冲动地扑倒在他的怀里……

她的脸上重新有了笑容，宿舍里、田间又有了她的清脆的歌声，而且面庞上也有了微红的血色，更显出青春的俏丽。

第二年秋天，因为身体不好和工作的需要，她调到了村里的民办小学任教，而小苏也调到公社工作了。

一个下午，她在公社参加教育工作会议后，来到小苏的宿舍。门虚掩着，屋里却空无一人。她从小苏的铺上收起他换下的衣服，准备给他洗一洗，扭头却看到床头柜上的日记本。她随手拿过来翻着，却看到昨天的日记上这样写道：“……今天，我感到头疼。上午，李书记对我说：县委准备调我到宣传部去工作，正在搞我的政审。他说，我跟晓华的关系，县委强调了，说这是个世界观的问题，也是个阶级路线问题，要是还要继续下去的话，调宣传部的事还要再考虑考虑。我真不明白……”

看到这里，她竟像木头一样地呆住了。

她猛然合上本子，旋即离开了那间房子，昏昏沉沉地回到了学校。

当她躺到自己宿舍的铺上时，她再也止不住伤心地哭了。

第二天，起床梳洗时，她觉得太阳穴在隐隐作疼，眼眶也鼓了起来。

吃过早饭，她请了假，到公社找到公社书记，异常平静地对他说：“李书记，我和小苏的关系从今往后完全断绝了，请不要因为我影响了小苏的前途。”

这以后，她几乎完全变了一个人，比先前更沉默寡言了，表情也近乎麻木起来。虽然，小苏为了她而没有同意调县里工作，仍旧那样真情地爱着她，但她对他却有意避而不见了。

她现在似乎已经真正理解了她所处的地位和她的身份。虽然她和家庭断绝了联系，但她是始终无法挣脱那个“叛徒妈妈”的家庭给她套上的绳索的。而且，她也清楚了，如果她爱上一个人，那么，这根绳索也会带给那个人的。为了这点，也正是出于对小苏真诚的爱，她觉得自己不应该连累他。虽然她有一种“小叶增生”的胸疼的病，医生多次讲婚后有可能好，但她现在宁愿牺牲这一切。她已经决定：要永远关上自己爱情的心窗，不再对任何人打开。

从此，她只是把自己残存的女性的感情奉献给学校的孩子们。她平时省吃俭用，却拿出自己津贴费很大的一部分为孩子们买学习用具。晚上，还经常到孩子们家中帮助温课。她和孩子们之间建立起来的感情，使她暂时忘记了以往的一切。

又是两年过去了。她的瓜子型的脸盘，随着青春的发育已经变得方正，身体的各个部位也丰满起来。她已是一个标准的青年姑娘了。特别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她感到自己精神上逐渐松了些，于是嘴角有了笑纹。参加群众自发组织的大游行回来后，她感到自己的心情从来也没有这样激动和兴奋过。然而，当她陷入沉思的时候，脸上仍然挂着一股难言的忧郁。

一天，她正在批改作业本，忽然一个教师递给她一封从江苏寄来的信。谁写的？她纳罕地拆开一看，竟是妈妈写的，她改写了地址。这在以前，她也许会一下把信撕掉，但现在她却止不住读下去——

晓华儿：

你和妈妈已经断绝了八年联系了，妈妈不怪你。在这封信中，妈妈只想告诉你，在党的英明领导下，我的冤案已经昭雪了。我的“叛徒”的罪名是“四人帮”及其余党为了达到他们篡权的目的，强加给我的，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了。

孩子，感谢党，我又回到了我原来的学校担任领导工作。但遗憾的是，这些年我的身体已经被他们摧残得实在不行了。我现在不仅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而且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但我还是决心用我最大的努力为党多做工作。

孩子，我们已经八年多没见面了，我很想去看你，但我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了，因此，我盼望你能回来一趟，让我看你一眼。孩子，早日回来吧。

祝你近好。

妈妈

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日

她读着手中的信，不由呆了。“这是真的？真的吗？”她的心一下子激烈地颤动起来。

晚上，快十点了，她手中还捏着妈妈的来信，她躺在床上看着，想着，恍恍惚惚，